



艺苑在线

历史文明对现代城市的滋养,不仅体现在文化遗产的物理留存,更在于它让历史上的多样文化风貌、生存状态、价值观念,通过创意表达实现转化和发展而流传到当下,并完成文化基因的活化再生与城市精神品格的深层塑造。在当代城市发展从城市规划建设转向文化内涵提升的进程中,历史文脉的赓续正在成为构建城市文明的重要基石。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近年来立足本土的文化根脉不断进行梳理,扎根在首府的内蒙古博物院近年来持续打造本土文化艺术系列展览。近日,原创沉浸式文博舞台秀《遇见·风吟草原》在内蒙古博物院长乐未央演艺厅上演。剧目立足内蒙古博物院馆藏文物资源,通过舞台艺术与数字技术相融合的方式,让文物故事走出展柜、走上舞台,为观众呈现了一场跨越千年的草原文明之旅。演出以内蒙古博物院馆藏珍贵文物为叙事主线,以舞台艺术为载体,将红山玉龙、“小宋自造”香炉、舞乐陶俑、鹿角金步摇饰、狩猎图岩画等核心文物实现文物活化,打造了一台以非遗再现、古今对话的沉浸式艺术形式呈现的文博舞台秀。该演出共分《龙吟匠匠》《窑土匠造》《青岩匠心》《金冠匠韵》等九个篇章,依托舞台艺术演绎文物故事,循着文物印记,徐徐铺展草原千年发展长卷。



据蒙之旅博物院演艺项目负责人黄志雯介绍,从7月22日正式演出,截至目前《遇见·风吟草原》已演出六十余场,累计1万6千多人观看。月余演出即“爆满”的背后,是长期积淀的必然结果:既源于内蒙古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公共审美,也倚赖这些年日趋精细高品质的场馆运营;既有高审美、清晰稳定的策展思路支撑,也离不开愿意沉下心来学习、观摩、思考的各地游客观众的文化行为互动。

进入东方神采的视听场域

视听符号是承载鲜明文化特质的文艺载体。在早期文化传播阶段,红灯笼、笔墨、戏曲、民族音乐、古典建筑、传统服饰、大熊猫、孙悟空、哪吒等意象反复被再创作和出现。经过长期的传播实践,这些视听元素获得了很高的文化辨识度,甚而成为海内外受众认知中国的印象标识。《遇见·风吟草原》融合马头琴、口弦琴、呼麦、民族舞蹈和杂技等民族艺术形式,结合多媒体影像、灯光、音乐及舞台表演,营造古今交融的沉浸式观演空间。观众在欣赏舞台艺术的同时,也能进一步了解文物背后的历史文化内涵,感受内蒙古文化的深厚底蕴与独特魅力。

该演出的篇章一《龙吟匠匠》以千年红山玉龙图腾为原型,放大倍数打造道具置于舞台中心,辅以多个大小不一玉龙意象散排周围,再配以数字化音效与舞美灯光,杂技女演员技艺高超,舞姿柔美,柔韧、稳定、舒展、有力,每一个动作都拿捏得恰到好处,多一分张扬,少一分又欠缺,整个节目近乎完美呈现了玉龙玉质温婉、美轮美奂的特质,渲染出神秘浪漫的艺术气氛。由此观众不禁要走进展厅一睹究竟——玉龙躯体卷曲若钩、造型生动、雕琢精美,有“中华第一龙”之美誉。红山



《高车飞碗》



《龙吟匠匠》



《陶然匠心》



《金冠匠韵》

笔墨线条色彩的巧妙运用让舞台气韵浑然一体。或奇崛冷逸,造型简练飘逸,线条散淡克制,与整体舞台风格幽寂超脱的气质完美契合;或雄浑厚重,造型古朴沉稳、昂扬饱满,令舞台气韵贯通,尽显画面人物故事合一的独特魅力。马头琴、口弦琴、呼麦、民族舞蹈和杂技等艺术形式穿插融合其中,形成丰富而并不突兀的艺术盛宴。杂技《高车飞碗》是内蒙古艺术剧院杂技团极具地域特色的品牌节目,其表演艺术与技巧难度堪称一流,节目曾斩获多项国际国内大奖。2017年创吉尼斯世界纪录,2022年入选第七批内蒙古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五个女孩子亭亭姿容,高车飞碗,互相飞碗,前后左右各个角度飞碗,精准、惊险,观众悬着心、为她们的高超技艺叹服喝彩,观赏性爆棚。《高车飞碗》作为整台舞台秀的压轴节目完美谢幕,令观众意犹未尽,流连忘返。

凸显文博展览的美育功能

文博舞台秀《遇见·风吟草原》的舞美创作者尝试重新建立视听元素、艺术形式与历史和现实的关联。在尊重学术逻辑的基础上,主动进行价值引导,在不同主题间形成关系与对话,这种舞台思路与策展架构的开放格局相呼应。传统与当代价值、本土与全球视野、研究型专题与公共热点彼此交织,各有边界。观众在观演观展中收获丰富的体验,逐步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判断标准与审美尺度。

近年来内蒙古博物院不仅持续引入最前沿的艺术思考,更将展览的触角延伸至更广阔的领域,把文博学术研究转化为公众可参与、可讨论的城市议题。呼和浩特市近年来重视美育育人,各大博物馆不仅是独立运行的文化机构,更是社会学习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学校将观展纳入课程的延伸与拓展,家庭也把看展视为知识累积的重要环节。观展因此带有清晰的规划性与目的性。不少观众在参观前主动查阅资料,参观后继续深入学习。社交平台上的观展笔记和热门视频,附带生动历史脉络,也必备严肃的正规文献引用。短视频中屡见高品位观展心得,辅以唯美画面与动人文字语言。在视觉层面的观看后,观众还在持续学习、交流、回味。

据悉,最近旅游旺季内蒙古博物院日均接待游客三万余人,观展之所以能成为一种习惯,与呼和浩特市的城市公共文化空间的密集布局息息相关。例如,呼和浩特博物院、将军衙署博物院、乌兰恰特大剧院、呼和浩特雕塑艺术馆、内蒙古美术馆、城市规划馆等场馆贯穿整个新华大街,彼此呼应。新的文化设施不断生长、持续扩展……市民的日常生活与文化空间频繁接触、高度重合,文化活动自然便进入了人们的生活节奏,“爆满”便具备了日常的社会基础。文化消费升级体现的更是一座城市长期积淀的审美构建与深厚的公共文化意识。

赋予现代城市的文明润泽

城市是文化的容器,文化是城市的命脉。城市的根本功能之一,在于文化积累、文化创新,在于留传文化,化育人民。篇章二《窑土匠造》从哲学的高度、美学的视角,匹配博物院独特的审美体验,通过“美学转译”等创新方式,让观众犹如漫步新石器时代的黄土文明现场,感受大窑文化的薪火代代相传。先民以手作艺、以心造物,烧土为陶、凿石成器,一把黄土、一片陶片,都镌刻着远古匠人对生活的热忱,凝聚着华夏文明的初始智慧。文博舞台秀以现代化、视觉化、杂技高难度艺术化的创意表达,将具象化的展品从考古证物转化为可感、可近的美学现场。这种转化不是对文物简单的“艺术化重生”,而是通过现代技术手段和艺术形式使文物真正“活”起来。《陶然匠心》两个男杂技演员,托举相当重量的陶罐如把玩小型玩具,充满趣味性又不失力量感和稳定性的把控;演员互相托举动作精准而默契自如,令在场观众连连叫好、掌声不断。出土文物承载的历史文化基因在呼和浩特都市的肌理中焕发时代光彩,完成了一场跨越数万年的深度对话,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深挖中华美学的精神共生

展览中陈列的陶俑、生活器具等,生动刻画了千年前的贵族闲暇中听琴声婉转、看舞姿翩跹、与好友对弈的闲情雅致的美好生活画卷。《遇见·风吟草原》中《青岩匠心》《金冠匠韵》两个节目充分提炼中华美学意蕴,观众如穿越古今,置身幻境,堪为饱享艺术饕餮盛宴。笔墨线条为中国传统绘画与书法的共同语言,舞美创作者与中华美学风格调契合,在人类走进文明的初始之时,原始图画与符号表达不仅是对自然物质的象形描摹与劳动感知的记录,也是笔墨产生的第一次思维,这种思维是人类在自然间长期劳动中对天地的一种认知,这种认知又来源于天地万象的形态感应与摹仿,是“观物”“记事”的思维觉醒;这种觉醒为存在与思维架起了一座通往灵魂的桥梁。



兰亭拾景

老子曰:“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探讨书法,究其内核,纵览历代古人留下的墨迹和书法理论文章;析之,从原始岩画、石刻、结绳记事等物象记录寻之;在自然触动人类情感的时候,形成了人与天地沟通灵魂的感应与哲学的底层认知;这种现象不是偶然出现而是必然生成,是古代书家在书写过程中哲学肌理与笔墨第一次思维的自然演变,是书法内在起因与外在延伸的探究。道德在此有了对应的物象,笔墨有了自然的呼吸。

笔墨的第一次思维觉醒

在人类走进文明的初始之时,原始图画与符号表达不仅是对自然物质的象形描摹与劳动感知的记录,也是笔墨产生的第一次思维,这种思维是人类在自然间长期劳动中对天地的一种认知,这种认知又来源于天地万象的形态感应与摹仿,是“观物”“记事”的思维觉醒;这种觉醒为存在与思维架起了一座通往灵魂的桥梁。

是的,中国书法确实深深地震撼着人类的认知,它那种微妙的情感渗透,使遇见它的入准能为忽明忽暗、忽有忽无的影像带来无限美好的情感创造与空间移动,于此颇被它那种模糊的内涵与无限的外延带进一座崭新的想象殿堂;纵观书法几千年的过往,古先民在自然环境生存中不断感知天地运化,发现大道本源;这种主动对接天地、体悟大道、承载乾坤的心灵活动,便在岩石上刻下了笔墨的第一次思维,这种思维的核心特质确立了中国文化独有的天为道源、地为物象、人为心觉、笔为载体、墨为道气、人为中介体系的思维逻辑。先民们遂以笔墨为器,将无形的大道转化为有形的线条,将辽阔的宇宙浓缩为有序的字形,一个汉字就是一个微妙的宇宙在你眼前出现,并将抽象的哲思转化为人文形态与自然万象;把造字时与天地沟通的感应,使命般地注入笔端,所以汉字的出现,从一开始就超出了它的语音指示与结构形体的物质本身;这种物象思维的觉醒展现出强大的想象力,一直延续着中华民族最初对宇宙的认知,并发扬光大。

天地运化的书写笔法与哲学肌理

天有日月星辰,地有水火风云,人有精气神灵,三者通天地而韵古今。事物的发展存在于矛盾之中,笔墨觉醒之后,书法就借助这种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承载着天地智慧;先民们将体悟到的天地运化规律逐渐在汉字书写过程中融入笔墨的传播与扩散;取其自然,耕其心田,笔墨逐渐成为一粒种子;展现出书法的哲学肌理于笔墨思维在实践中的人类智慧;笔墨具象与书法笔势的动态感知,这些运化契合了自然之法,发现了笔法的生成源于道法自然;书写也找到了道的根基与德的正气;文字的目的是“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里的德与情,是先贤们在书写中感知天地赋予的德行。如张旭的锥画沙,颜真卿的屋漏痕都是德与气生成的正大之象,也是德与人修为的火花闪烁;书法不单是写字,更是与天地的一种对话,是德与道在书者心灵中的一种表达。书法的笔墨之美能将所有的情感归结于心灵之美、道德之美。书法线条的魅力能让所有人从中找到自由奔放的自己,同感在此有了道和德的身份。中国传统哲思历来讲究对客观事物的观测,这种大彻大悟得来的意象贯穿在先民们对自然认识的全部书写过程中,笔墨当之无愧地承担了这个使命。

笔墨得此物象的哲学肌理,生成了黑白对比、消长互动、曲直流变等规律,书者将人性与天性融入笔端,形成了中锋用笔的大道德行,笔墨带着自然间的春风将书者的德行贯穿在书写的汉字之中,创造出一种神秘的书法语言与笔墨意境,这种创造在生产实践中不断地推进,运化出传统的五行哲思与时序分野;并转换为书写的运笔技法,让静态的线条拥有动态的气韵,由此笔墨的质感变化有了天地之刚的势与态、象与物的无限衍生。这些对天地运行规律的模仿与凝练显示所有笔法体系都是自然哲学在笔端的情感展现与智慧升华。

汉字结体形态与演化逻辑

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说:“盖书,形学也,有形则有势”探究汉字的认识,首先是结字形态的气,必然要产生结字形态的势,这种承载天地动态运化的汉字,是观天象俯瞰大地测度而得的一种结体,它的每一笔都蕴藏着天地的气与势、形与态的时空转换。如果说笔法是流动之气的笔墨表达,那么字体结构便是形态的象化。一个字是一个生命体,它和自然间的一草一木一样,便有了生命的滋蔓之容。先民们依托初始笔墨的思维,将天圆地方、中正平衡、开合聚散的宇宙秩序,完整植入汉字造型体系,使每一个汉字都是一方浓缩的宇宙。大篆纵横交错의篆籀笔墨,全程笔锋居中,婉转流畅一箍到底,它的形态丰富了章法的时空移动与情感生发。如《石鼓文》《泰山刻石》《琅琊台刻石》曲直之间,藏其心法。一篇书法洋洋洒洒地带着道德的语言与万象的运化融入人心,形成了天、地、人三者为一体的心灵世界。篆书的出现就是一个时代的进步,它用黑白打开了天地一元的原始思维,将上古的文明带进了书法线条的朴素圆融、连绵环抱、法度简约,体现了大同归一的天地状态与运动的规律。

人类随着对天地不断地辨析,在长期的书写中,逐渐打破篆书纯圆的形态,取天之流转、承地之方正,破圆为方,横平竖直的隶书出现,让文字结构具备了端庄、有序的大地品格,中锋有了点画、提按的笔法变化。它继承了篆籀的中锋用笔,开启了停顿转折的提按,使笔锋灵活地跳跃在行笔之中,同时从天地开合的空间秩序中衍生出汉字的穿插、避让、聚散、疏密的结体美学。当然凡物皆美,只是类别不同,在审美的范畴里相对立的两面,恰恰是相互依存的统一。笔墨相知归于自然。这些来自生活中的底层逻辑,正如唐代书法家李阳冰所道出的“于天地山川得方圆流峙之形,于日月星辰得经纬召回之度……随手万变,任心所成,可谓通三才之品汇,备万物之情状者矣”。这种从自然中感知到的姿势特征的韵致,既是天地的通灵之气,又是德行的正大道法。

书体流变是笔墨思维的认知迭代

书法,既有高雅艺术的美学链接,又有大众审美的通俗传递,这些能够渗透出人性的线条,在不断的思维叠加中呈现着时代的升华与超越;如几千年书体演变就体现于其中。书法的解读历来偏向于书写便捷,却忽略了书体流变的本质是人类追求自由、幸福、平等和美好愿景创造的历史记录。是历代书家依托笔墨,认知世界、体悟大道的思维迭代。每一种成熟的书体,都对应着一个时代对世界认知的哲学高度,有的从听觉入耳,有的从视觉临取,有的从嗅觉得知,有的从感觉悟道,都展现出不同阶段人与世界对话的思维境界。

从辩证认识论来看,书体变化与笔墨认知构成了知行互证的统一关系;持续变动的书体是客观实践的推进,是否否定之否定的认识完成。人类在不断认识自然中,思维发生了叠加,认知有了新的觉醒,先民们生活实践中清晰地分辨出自然间对立统一的发展关系,打破了混沌笼统的原始认知。把书法的哲学肌理与自然的强大显现融于书写之中。从汉字结体到楷书,法度严谨、结体端庄、平正中和、秩序井然,摒弃随意恣肆之态,将儒家中和的人文德性完整细化为笔墨范式,是天人合一思维的有序定型。

行草书的出现是人类挣脱刻板束缚,解放自己、直追大道、无拘无束的本然气象。将书者的情感与道法的对接活灵活现地注入笔端,行之洒脱而道在其中,体现了万变不离其宗、灵动不失其正,是笔墨思维跳出形式桎梏,在生活中直抵天地本心的至高境界,是一个时代的价值产物。

由此可见,一部书法流变史,即是一部中华民族以笔墨悟道、思维合天,人文察地的精神进化史。

笔墨修与书法道德的时代价值

存在与思维是哲学的一个命题,用书法去解释是否有点牵强,但思维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能激活这种思维的就是一种艺术。新时代的书法要在不断提高笔墨语言和社会感染力的同时,还要在群众中形成一种道德的在场与精神的传播。把传统与创新用社会道德去跟进是新时代的课题,将书法回归到人民的生活中去,形成一种大众性的审美艺术,来触融新时代的前进方向;使书法能让人听到一种雄强的声音在一个民族的骨血里回荡,也能让人看到一个智慧的世界在人们的想象中活跃。在生活中积累多了,思维就能忽然贯通,出现偶然之佳作,偶然并不是无根的浮萍,而是植根天地高高耸立于道德之中的劲松。孟子曰:“吾善养吾浩然之气”,此气是来自生活的切身体会和触动灵魂的心跳,这类作品才是新时代的产物。

当下书法应该承接优秀的传统文化,与历史发生紧密的联系,对人类进步要有一种笔墨的表达方式。用书法的线条质感形成新时代的结构来拓展道德的升华,让普通百姓也能读懂道德的线条语言与笔墨的再生精神,这种带着烟火气息的线条才能跳出窠臼,创造出时代的佳作,走向开拓视野,融汇时代,实现自我,贯穿于一幅作品的行笔、结字、章法之中。将抽象的哲学机理、德行修练定格为文字的形态,构建成一套可体悟、可感知、可代代传承的实践体系。书法不是外在技法能达到的崇高境界,而是内在心性的修为。从文化本源出发,在现实生活中领悟新时代的强国意识,为新时代的笔墨创新构建中华民族独特的人文情怀与笔墨精神,破解属于新时代笔墨艺术的道德内涵,修炼本身就是人格心性完善的过程,日复一日皆来春风。



《青岩匠心》

书法的哲学肌理与笔墨的第一次思维

·王发荣